

領著親子覓草蟲—— 隱身在草蟲展中的設計蹤影

■ 王聖涵

還記得童年時，幾個朋友一起玩捉迷藏遊戲時的心情嗎？藏身其中時祈禱不被發現的緊張感，做為「鬼」，在看似空無一人的場所，或大膽翻找，或細心探查蛛絲馬跡，尋找同伴時的刺激及興奮心情，正是「草蟲捉迷藏」特展規劃階段，策展團隊與各方昆蟲學者共同合作探索時，所獲得不同與以往的滿足感受。這樣的新奇體驗，希望也能藉由展場設計，帶給不同年齡層的家庭與親子觀眾，享受「尋找」與「發現」所帶來的趣味。

緣起

自2019年起，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首次針對親子觀眾舉辦「故宮動物園」特展，廣受好評。由於近年疫情影響，故宮北院的觀眾組成從國際觀光客轉變成國內家庭觀眾，因應觀眾屬性變化，2021年底的「華麗魔法屋」成為親子器物特展的第一棒，加上院內先後推出的「風格收藏家——2021 故宮童樂節」及「藝時空旅行——2022 故宮童樂節」等大型兒童親子推廣專案（圖1），提供家庭觀眾豐富有趣

的線上課程及現場活動。考慮當時國境尚未全面開放，但疫情可望逐漸緩解，因此在安排暑期書畫展覽時，便決定以特色鮮明、老少皆宜的草蟲主題，延續並積極響應國內親子觀眾的參觀需求。

「草蟲捉迷藏」是故宮第三次以院藏草蟲畫為主題的展覽，相較於前兩檔展覽以藝術史觀點及其脈絡，專注於畫作的美感賞析及創作背景介紹，這次展覽從展覽名稱尚未成型的發想階段，便期待以嶄新觀點詮釋展覽。因此，



圖1 故宮北院近年親子觀眾相關展覽及大型活動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www.npm.gov.tw/>，檢索日期：2022年7月18日。



圖 2 從左至右分別為原始提案、設計討論階段及定案主視覺。前二圖由台灣薪羅輯有限公司提供、後圖由書畫文獻處提供

從畫作的物種考證、昆蟲習性、生態保育、在地原生環境甚至是仿生科技，都是策展人嘗試發展的不同面向。隨著架構發展逐漸成熟，發散的各式主題最終聚合回到畫作本身，策展團隊與昆蟲研究專家成了第一批進入「草蟲捉迷藏」遊戲的尋寶者，透過協同研究收獲許多嶄新發現。以此核心契機，不僅得以引領觀眾欣賞畫作裡精巧生動的草蟲蹤影，同時希望藉由策展人與昆蟲學者提供的跨領域觀點及第一手發現，讓書畫類展覽跳脫既定印象，觀眾能以欣賞與觀察，獲得更具趣味性的發現、理解與思考的觀展體驗。

雖說草蟲主題對親子觀眾有一定號召力，但平心而論，與三年前的「故宮動物園」主題相比，在生活經驗的連結程度，不免遠了那麼一截。比方說古人所指的草蟲，與小朋友一般認知的昆蟲，箇中差異就需要花點工夫才能說明清楚。現在小朋友間具話題性熱門的锹形蟲，卻不是古代畫作的熱門題材，策展人費盡工夫也只在清《鳥譜·白喜鵲》中找到唯一一幅。此外，展覽內容如何拿捏「草蟲畫」與「草蟲」

的分量，做到以畫作為本、科普知識為輔，同時能吸引大小觀眾的好奇心及注意力，正是本次展示設計的致力目標。

以主視覺傳達核心意念

本次展覽的展示設計製作由台灣薪羅輯有限公司（後稱設計公司）執行，與故宮動物園特展相比，雖說同樣是兒童容易感興趣的動物主題，但從本展覽主視覺及標準字的设计發展軌跡，或許可呈現出本次展覽在規劃階段，對於整體調性上的拿捏及調整。

相比於可愛卡通化的動物園展覽主視覺，設計公司提案時，原本以重點展件明商祚（生卒年不詳）〈秋葵圖〉為基礎，重新解構轉化成幾何具機械造型感的2.5D圖面，昆蟲以圖像化造型藏身其中，標題字也隱身至特意模糊的背景中，整體意象雖在努力解讀草蟲「捉迷藏」概念，卻未能有效表現「文物之美」及「生物多樣性」的展覽要點。與策展團隊討論後，主視覺改取多幅畫作局部，以圓裁型並順著每幅畫作的特色亮點進行輪廓去背，凸顯展覽選件

之精美及畫中昆蟲的豐富性，中央下方的的鉞形蟲巧妙換成了真實昆蟲，古今交融，以書畫表紙質感為底襯托出典雅風格。

後續溝通希望能營造更活潑氛圍以吸引親子觀眾，並再加強主視覺的宣傳功能，設計師細調各組件的大小配置，打破原本圖鑑式排列的意象，底色選擇清爽自然的嫩芽綠色。展覽標題字經策展團隊建議，整組標題字放大置中，並且替換成更直觀的放大鏡及明確的蝴蝶造型，配合著昆蟲專家的協同研究進展，原本採用的鉞形蟲，最後替換成與畫作更相似的深山鉞形蟲。（圖2）

配合展覽主視覺，視覺造型以「圓」為基礎元素，色彩採用淺亮色系，緩解書畫展廳照明偏暗產生的不適感。以芽綠色搭配不同色調的黃綠、草綠色，標題字為墨綠色系，加上具花朵意象的橘粉色，作為蝴蝶主題分區之用，讓展場營造出自然清新卻不致平淡的調性。（圖3）

動線與分區規劃

展覽位置原訂為 210 及 212 展間，後因選件規劃而延伸至 202 長卷展區，參觀動線順著展品配置為 210 → 212 → 202 長卷區，因而造成動線引導時的困擾。試想有意參觀草蟲展的觀眾，一進展場，易被二樓的大型宣傳牆面吸引走上二樓，鄰近左側卻是作為展覽末端的 202 長卷區，如果用強烈的引導手段，直接將觀眾帶至 210 展間前，對於經過的數個書畫展覽也不甚友善。最後選擇以極少化的地貼及燈光，以提示建議的口吻「來捉迷藏吧！」，盡量將觀眾往前引導至大畫區，此時一眼望去便會看到醒目的總說明牆面，加上草蟲展各展間門口簡潔明白的參觀動線及平面圖，引導觀眾進入展覽。（圖4、5）

展場文物分為「草蟲怎麼畫」、「草蟲寓意」、「草蟲的聲音」、「不受『草蟲畫』青睞的甲蟲」、「『草蟲』vs.『昆蟲』」、「草

主色



輔助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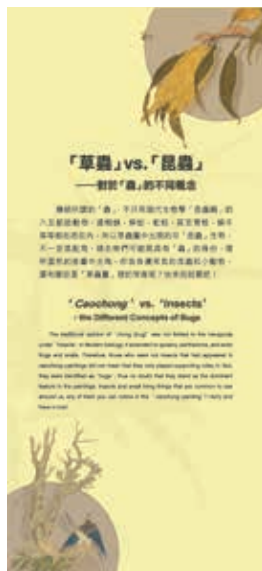


圖3 展場色彩計畫 作者整理

蟲捉迷藏」、「草蟲明星——蝴蝶」七大主題，以不同面向介紹草蟲畫為何而畫、如何畫，草蟲與昆蟲的差異等，並為頻繁出現在草蟲畫中的蝴蝶闢一專區。各單元說明文字力求簡潔明快，以親切口吻向觀眾介紹單元重點，並提出引導性問題，提供觀眾欣賞畫作時的思考線索，嘗試與觀

眾對話。配合空間條件及單元特色，展場共規劃「百蝶圖」、「草蟲冊頁」、「草蟲音樂會」三項多媒體互動空間，再加上與畫作主題對應，商借自成功高中的標本箱、蝶翅畫，與設計公司購置的昆蟲標本，建構出能吸引兒童注意力，讓他們感到趣味的「好奇空間」。(圖6)



圖4 宣傳牆面及地貼引導 作者攝



圖5 動線引導地貼及平面圖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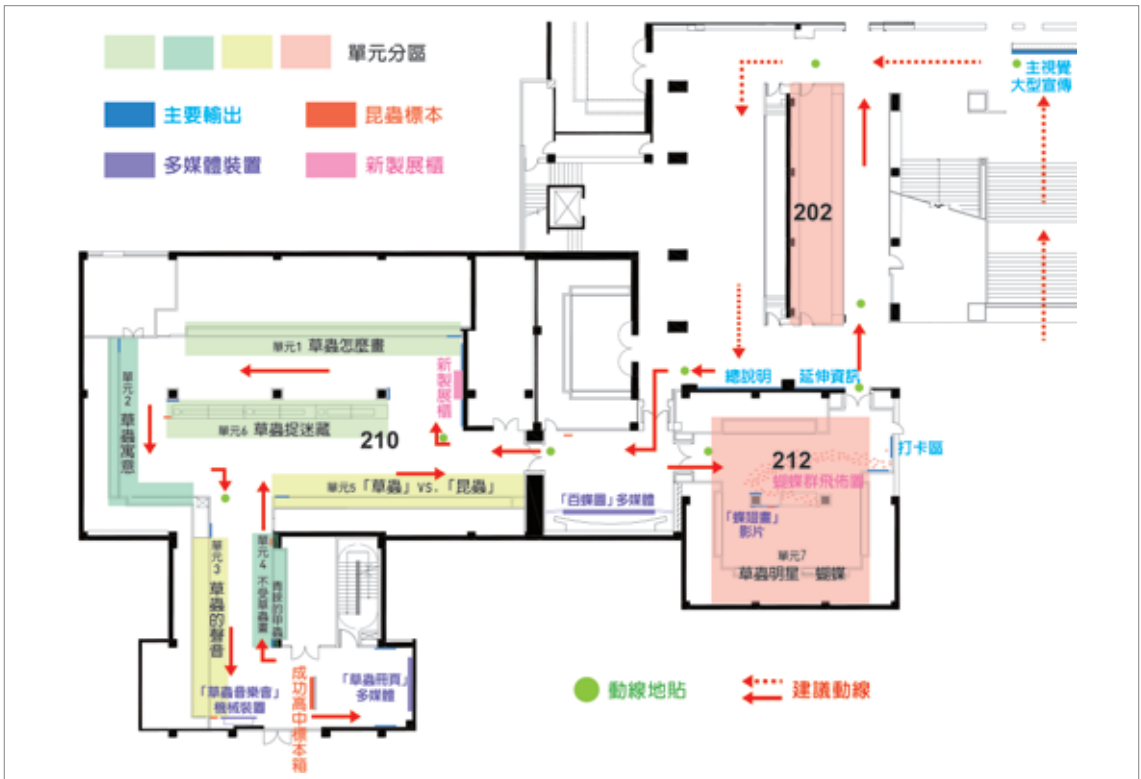


圖6 展場配置及動線規劃平面圖 作者繪製

栩栩如生、翩翩飛舞的百蝶圖

進入展場首先看到百蝶圖的多媒體互動，利用動態模擬技術，讓畫中的蝶蛾重生，靈巧地飛舞在隨風搖曳的花草之間。基於防疫考量，互動方式皆為體感偵測，觀眾只要在感應範圍內揮手，畫中的蝴蝶便會隨之起舞，逐漸離開揮手區域，平時畫面影像依觀畫方向先從右至左推動，再慢慢縮小至完整全幅畫作。畫中的蝴蝶按照現代蝴蝶的科別分類，設計合適的飛行模式及動線，細看畫面，大型具有華麗紋樣與尾突的鳳蝶科蝴蝶，有著較和緩的拍翅頻率及輕快流暢的飛行軌跡，而小巧的粉蝶或灰蝶科蝴蝶，它們拍動翅膀的頻率明顯快了許多。

策展人與昆蟲專家研究辨識畫中蝴蝶特徵及品種初期，發現畫作中出現八隻蛾。由於蝶蛾的出沒生活時間有著日夜明顯不同的差異，策展

人便與設計師討論，想要藉由日夜畫面轉換將它們區分凸顯出來。但考慮蛾雖多出沒於夜間，卻無法完全確認其種類習性，植物在夜間的樣貌細節也必須呈現，加上夜間畫面的蝴蝶與蛾數量的減少，整體效果不夠豐富無法延續張力，最後只能忍痛取消夜間場景，在兩側的牆面懸掛布面，以文字補充說明。（圖7）

將更多的資訊藏在展場裡

配合單元主題，展場資訊從總說至單元分說，再細分為數個小群組，每個群組內容相連，完整串聯起單元，配合 210 展間文物多為冊頁、手卷型式，放置在斜向伸起的展檯上，上方牆面正可作為群組說明使用。品名卡及群組說明曾統一以圓形裁型，但考慮有限編排空間中的文字大小，以及段落閱讀的舒適感，選擇



圖7 百蝶圖多媒體互動區，畫面左側應為蛾類，中間還有一隻蟬。 作者攝



圖8 單元分說明、群組說明、品名卡及昆蟲寫真照。 作者攝

方框圓角設計。品名卡參考先前故宮動物園特展經驗，簡化為中英品名及畫中草蟲名稱，讓親子觀眾得以將注意力集中到畫作，部分重要展件再加上易讀易懂的文字說明，加深印象。此外，這次的選件背後都增添豐富的自然科普知識，由於現場缺少空間可完整展示說明，在本院網頁同仁協助之下，將中、英文內容設置於雲端，以 QR Code 設置在品名卡兩側，觀眾掃取連結，便可獲得藏身於品名卡中更深入的說明資訊。（圖8、9）

另外，在策展人整理品名卡的昆蟲名稱時，發覺與昆蟲專家協同研究時所獲得的眾多昆蟲照片，不但能與畫作樣貌呼應，照片拍攝的品質及色彩也十分吸睛，若利用展檯下方既有的空間，搭配原做為畫作補光用的底部照明，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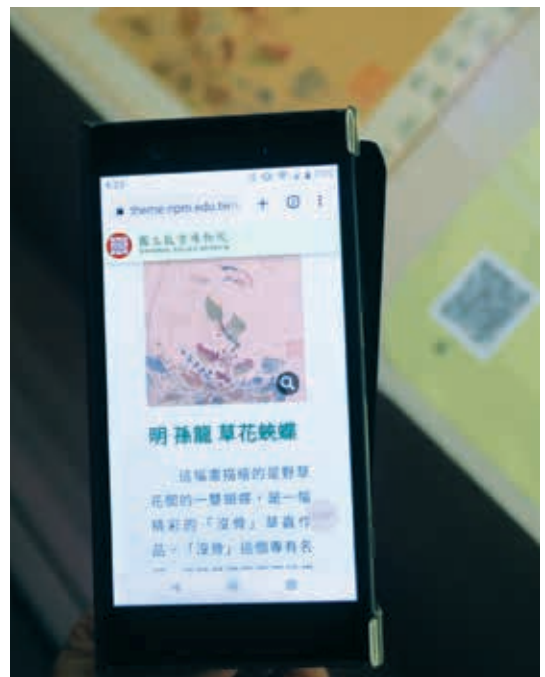


圖9 掃描品名卡的 QR Code 獲得豐富深入的作品說明 作者攝

排畫作中昆蟲的真實照片，不論是親子或一般觀眾，更能與生活記憶相互對照。在先後測試大小、形狀及不同的輸出材料並比較效果後，選用 12 公分的圓形霧膜透貼，由於照片取景不同，並非都能直接裁成圓形，因此畫面空白之處，便填入與照片色系協調的綠、棕、灰色作為文字底色，設置離地約 80 公分高的地方，近看時十分清楚，也為難讀字標上注音，方便小朋友自行認識與家長說明。（圖 10、11）

展櫃的新嘗試

展覽中的重點展件明商祚〈秋葵圖〉，可說是「草蟲捉迷藏」展名靈感發想的開端，這幅明代佳作描繪了花園一景，多達數十隻、十多種的各式昆蟲出現其中，與畫面中的植物、花石相映成趣，細看更可發現草蟲各自正進行不同的活動，展演著自己的故事。此畫作為展覽核心，考慮布置及所需要的說明版面，決定獨立安排在展覽開端，並為它量身製作展櫃。

立軸形式的臨時展櫃，設計時主要困擾常來自於照明，一般由上而下的照明，若畫作尺寸較高，無法均勻打亮畫作，底部有補光需求但可利用空間相對有限。此外，為求畫作能更接近觀眾，縮減櫃內深度，當照明投射角度變大時，反而容易顯現古畫皺折不平整的痕跡。因此，本次策展團隊建議設計公司嘗試將主要照明改為左右兩側，若考慮空間的有效使用與照明溫度因素，LED 燈條應為首選，無奈在有限時間資源之下，遲遲找不到合乎院內照明藍光檢測標準且色溫不致過黃的燈源，最後改用博物館等級的日光燈具，搭配減光膜、均光隔離的乳白壓克力，調整成合乎照度規範且視感舒服的照明空間。

原本改用螢光燈源時，首要擔憂來自於燈



圖 10 先期測試不同輸出材料與大小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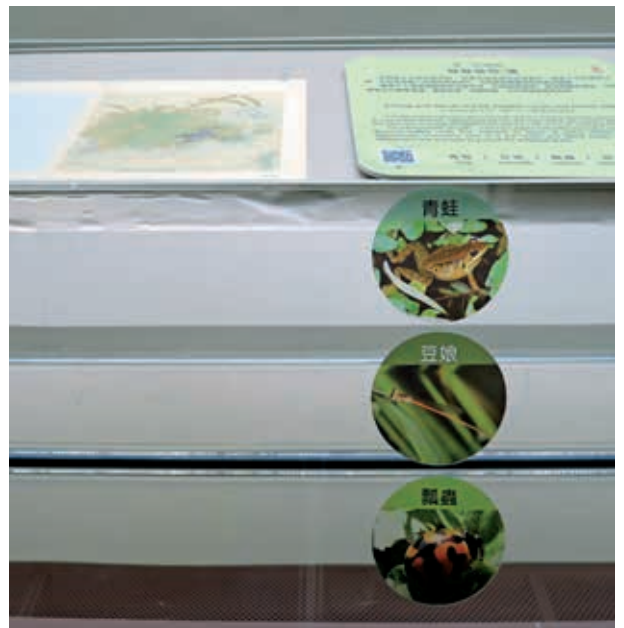


圖 11 展櫃下方的昆蟲寫真透貼 作者攝



圖 12 新製臨時展櫃及兩側說明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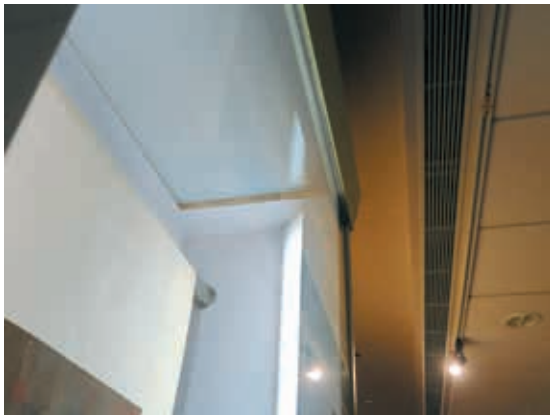


圖 13 側邊照明細部，此次並未使用上方照明。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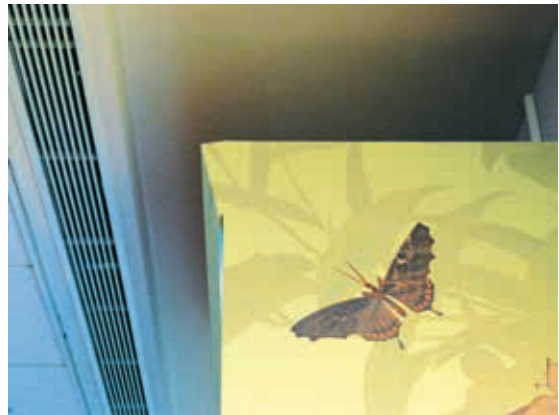


圖 14 為使濕度穩定，展櫃上方進行改良，並利用出風口增加通風。 作者攝

具溫度，所幸這次可能因展櫃與出風口相近，並未成為問題，反而因燈具空間過小且幾乎是密閉空間，燈具溫度加速周邊木料的水氣散溢，因而增加櫃內濕度。靠著登保處及書畫處同仁

的努力，改良展櫃上方與燈具連通空間，增加通風透氣效能後，此情形已顯著改善，記錄此案例，希望提供未來展櫃兩側照明設計及製作時的參考。（圖 12 ~ 14）



圖 15 「草蟲音樂會」機械昆蟲聲光裝置 作者攝

蟬鳴蛙叫的草蟲音樂會

在「草蟲的聲音」單元的末端，設計公司提出「草蟲音樂會」機械昆蟲與聲光裝置，原本提案作為入口的迎賓裝置，因整體規劃配置移至展場內。從重點展件中挑擇蟋蟀、蝴蝶、螳螂、蟬與青蛙作為主角，造型材料為金屬及木料，組件噴漆上色後組立，搭配小型馬達，藉由橡皮筋連結驅動軸承，帶動連桿使各草蟲的頭部、翅膀或雙臂，做出循環規律的動作。音樂會場景分成前、中、後景，以主視覺當中的選圖及配色，將不同畫作中的花卉植物進行多層次拼接，同時掩蓋住固定用的底板及電線零件。

當觀眾站到定點後，觸動感測器便會啟動燈光、蟲鳴及自然流水背景聲，像是陸續介紹當草蟲成員，機械昆蟲一隻接續一隻動作，最後則是大合唱一般的全體演出，運作約一分鐘後再次回復靜態模式，等待下一批觀眾到來，在展場裡創造出蛙聲蟲鳴的自然場景氛圍。（圖 15）

草蟲冊頁多媒體及標本

「草蟲音樂會」的另一側，設置了「草蟲冊頁」的多媒體互動裝置，以宋李迪（活動於西元 1162-1224 年）〈秋卉草蟲〉為題材，利用動畫技術，讓畫作中靜止的時間重新流動，畫中的小金龜及螳螂在搖曳的植物花草間各自活動，葉子上有著被啃咬的痕跡，高解析度影像放大展現精細畫作細節。當觀眾站上建議的感應位置，螳螂開始重現當它發現小金龜，正在捕獵的千鈞一髮，小金龜飛走逃出生天，最後凍結在畫作完成的那一刻，讓觀眾感受畫家構圖創作當下的意念。（圖 16）

除了多媒體，展場也規劃設置昆蟲標本的展示區域，首先，與成功高中蝴蝶宮博物館借「蝶與蛾」及「糞金龜」兩件標本箱，利用



圖 16 「草蟲冊頁」多媒體互動裝置 作者攝

標本箱布置的擬真場景，提供有關蝶蛾生活習性及特徵，或是糞金龜為何及如何要堆糞球此類兒童感興趣的科普知識，增添展覽的趣味性。設計公司隨後也購置到四件與畫作幾乎可完全對照的昆蟲標本，分別是清朱汝琳（生卒年不詳）〈畫草蟲〉的柑橘鳳蝶、清余省（生卒年不詳）〈百蝶圖〉的玉帶鳳蝶、清蔣廷錫（1669-1732）〈秋蘿蝗蟲〉的劍角蝗，以及清《鳥譜·白喜鵲》的高砂深山锹形蟲，這些標本進展場前因為冷凍除蟲處理，結構相對比較脆弱，原本已固定的姿態也略有變化，因此讓設計公司在後續作業花了不少功夫。標本高度離地 100 公分以利兒童觀看，位置也盡量接近畫作方便比對。（圖 17、18）

蝶翅畫及照相打卡區布置

進入 212 展場「草蟲明星——蝴蝶」單元，首先看到懸吊的蝴蝶群飛情境布置，發想自某些蝴蝶為避冬或產卵（例如臺灣的紫斑蝶類或美洲的帝王斑蝶），出現成群遷徙的景況。考慮展場整體視覺，設計公司未使用市面現成的蝴蝶飾品，也並非直接取形於真實的蝴蝶，而是設計出華麗的半透紋樣，搭配與展場協調的



圖 17 成功高中提供的標本箱與說明布置 作者攝



圖 18 與畫作相應的標本布置 作者攝



圖 19 帝王斑蝶群飛照片 Tim Flach 攝



圖 20 蝴蝶展區一景 作者攝



圖 21 懸吊蝴蝶的情境布置 作者攝

黃、粉色彩，以賽璐璐片印刷裁形，一隻隻手工組裝懸吊，從展場中央迴旋延伸至出口，作品中的各色蝴蝶聚集妝點於牆面，提供觀眾打卡留念的一隅。（圖 19～21）

由於其美麗樣貌及象徵長壽的吉祥意涵，蝴蝶常出現於畫中，但為它特別開闢專區，則

是希望能擴展連結至臺灣作為蝴蝶王國的環境生態及保育議題。臺灣位於北回歸線之上，南北分屬亞熱帶及熱帶氣候，平地氣候溫暖，中央高聳的山脈，使得山區有著溫帶氣候及茂密林地，如此多樣的棲息生態，讓臺灣孕育出豐富的蝴蝶種類，超過四百多種的蝴蝶，其中包



圖 22 展場展出之蝶翅畫及〈大自然的舞姬——台灣之蝴蝶世界〉影片（成功高中陳維壽老師提供） 作者攝



含約五十種的臺灣特有種，若以單位面積比較蝴蝶種類的多寡，臺灣可說是世界第一。

諷刺的是，臺灣擁有「蝴蝶王國」稱號的主要原因，卻是來自於商業化大量採集銷往國外而造成的風潮。早在二十世紀初，日本人開始在擁有最多蝴蝶種類的埔里進行標本的採集販售，1960年代，當地再次利用這項自然優勢，以大量的蝴蝶標本、加工品及蝶翅貼畫，為當時窮苦的農村經濟開創財源。直到1970年代中期由於第一次石油危機及隨之興起的生態保育意識，加上東南亞的競爭，此產業在臺灣逐漸沒落消失。而造成臺灣蝴蝶數量及種類減少的主因，還是來自於社會現代化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棲地減少、環境污染、與外來種天敵等對於蝴蝶生態的傷害，仍是需要積極正視面對的議題。

貼畫用的蝶翅，多半來自殘缺無法成為完整標本的蝴蝶，雖說作為商品販售之用，大多是批大量產，但也不乏有以創作心態完成的工藝品。細看現場由成功高中蝴蝶宮博物館提供的作品〈舞龍〉，可以看到作者巧妙利用蝶翅的花樣及紋理，作出舞龍生動的輪廓、廟宇的



圖 23 蝶翅畫〈舞龍〉（成功高中蝴蝶宮博物館提供） 作者攝

屋簷、牆面，觀眾的衣著乃至於手上撐的傘，舞龍者的動感及四周靜立圍觀的人群形成對比，展現出臺灣傳統民間生活的一景。配合由成功高中陳維壽老師提供〈大自然的舞姬——台灣之蝴蝶世界〉影片，其中有關當時加工作業的珍貴紀錄片段，讓人重回當時社會發展脈絡。蝶翅畫就如同博物館中保育類的犀牛或象牙文物，是從今而後不會再重演的故事，但藉由展出，可以讓人不致遺忘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並加深觀眾對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育的重視及省思。（圖 22、23）



圖 25 成功高中的「故宮草蟲畫欣賞」牆面布置 作者攝



圖 26 成功高中的「昆蟲寫生作品」牆面布置 作者攝

均放大為 1.5 至 2 倍，讓畫作描繪的筆法及細節更加明顯，方便觀看同時有利導覽說明。寫生作品區分為兩階段展出，首先布置第一期寫生比賽的作品，四周空間加上蝴蝶裝飾點綴，待第二屆寫生活動的作品完成，也有充分空間增添畫作。（圖 25、26）

配合蝴蝶宮特色，選件主題以蝴蝶為前、其他昆蟲為輔，與老師討論時，再依現場實務及自然科學博物館需求，避免太明顯的描繪錯誤，或與現今「昆蟲」屬性差異過大的主題（例

如青蛙）進行篩選。長廊以滿載華麗蝴蝶及飛蛾的清余省〈百蝶圖〉為開端，從廣為人知、設色鮮明的郎世寧（1688-1766），到縉絲、扇面等形式多樣的展件，中間穿插草蟲展的先期宣傳，後半則是蝴蝶以外的其他昆蟲作品，展品選件及順序，與蝴蝶宮種類約五千種、總數超過三萬兩千件的豐富昆蟲標本相互呼應。最後，不論是故宮的複製品畫作，或是蝴蝶宮的寫生作品輸出，按照承重及版面大小，均使用可重複黏貼的無痕子母掛扣，搭配易撕除不傷



牆面的布面雙面膠，以便未來需更新換展時，這些圖版都能方便完整地取下，保留收藏以及再利用的可能性。

結語

回顧「草蟲捉迷藏」的策展歷程，各單元以不同面向介紹與導賞草蟲畫作，每幅畫作再透過昆蟲及生命科學專家的不同視角，發掘、甚至開創出未曾出現的詮釋觀點，不僅止於畫作，更貼近理解畫家創作當下所進行的「觀察」及「想像」。故宮展覽的核心始終來自文物，珍貴且完善保存的文物是故宮強項，更是吸引觀眾來院的關鍵因素，但若能与觀眾的生活經驗相連結，有助留下記憶點，進而累積成喜愛看展的習慣，正是本展規劃以親子觀眾需求為基礎時，期待透過展示設計而達成的目標。

開展後，大部分的親子觀眾多給予「與想像中的故宮展覽不一樣」、「可以在古畫中看到許多熟悉或認識新奇的昆蟲真有趣！」，也有家長說出「原本以為是小朋友的展覽，但我反而跟孩子一起重新認識，回想起小時候的生活」、「又有展覽又有活動，跟孩子逛一整天都不夠」。希望大家不僅在畫中感受、探索精巧微妙的草蟲世界，走出展場，也能以充滿好奇心的視角觀察日常周遭環境，尋覓並享受藝術及生命之美好。

感謝書畫文獻處王湘文編纂、邱士華副研究員、行銷業務處劉君祺助理研究員及台灣薪羅輯有限公司提供諸多協助及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My thanks go to Mr. Tim Flach for offering the brilliant photo work generously.

作者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

參考資料：

1. 劉君祺，〈表述與想像之旅——2021 故宮童樂節回顧〉，《故宮文物月刊》，469 期，2022 年 4 月，頁 64-73。
2. 邱士華，〈微物趣——「草蟲捉迷藏」特展概述〉，《故宮文物月刊》，472 期，2022 年 7 月，頁 4-21。
3.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埔里蝴蝶產業史〉，《蝴蝶風》http://bw.homeland.org.tw/recreate/ins.php?index_id=189&index_m_id=62，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20 日。
4. 徐培峰，〈臺灣蝴蝶王國的緣起〉，《覓南美》，2 期，2019 年 4 月，頁 25-30。